

合作翻译模式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 ——以小说《阳光灿烂的冬季》的翻译为例

禹一奇

(上海理工大学 外语学院, 上海 200093)

摘要: 从译者主体性出发,探讨合作翻译各方如何在译前、译中、译后各个阶段调和译者主体性,并最终实现译者主体性“合一”的目标。以《阳光灿烂的冬季》的合作翻译模式为例,研究合作译者主体性在译文出版市场、小说文学价值和翻译策略等方面的体现,进一步提出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时,可以采用“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呼吁在文学翻译中借鉴这种高效率、高质量的合作翻译模式。

关键词: 合作翻译模式;译者主体性;合一

中图分类号: H 31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13)03-0213-05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in Collaborative Translation Model —Studies on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A Winter in the Sunshine*

Yu Yiqi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Abstract: In collaborative translation models, different translators possess different subjectivities. The paper analyses how collaborative translators negotiate with each other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translation work so as to achieve the ultimate goal of “integration”. In the case of the collaborative translation model of an English novel entitled *A Winter in the Sunshine*, these two collaborative translators are of the equal importance. Attention is focused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grativ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and publishing market of the translated novel, the novel's literary value as well a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he paper further proposes that it is feasible to mainly adopt “foreignization” translation strategy together with “domestication” when it comes to translating works of foreign literature and recommend this collaborative translation model of high-efficiency and quality be applied to translating foreign literature into Chinese.

Key words: collaborative translation model;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integration

近年来,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译者主体性进行了研究,大大拓宽了翻译研究的领域。谢天振论

述了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意识的觉醒^[1];许钧全面分析了译者主体性,从译者的传统身份谈起,指出翻

收稿日期: 2012-07-27

基金项目: 上海理工大学人文社科基金资助项目(12XSZ05);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课题资助项目(11YJC740047);上海市重点课程建设资助项目(1F11305003)

作者简介: 禹一奇(1979-),女,副教授。研究方向: 翻译学、口笔译教学。E-mail: yuyiqi@usst.edu.cn

译界对翻译活动的描述由“忠实”走向“叛逆”,从而确立了译者的主体性和主体意识,并从视界融合的角度论述了翻译的主体间性^[2]。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曾经指出,“没有任何文学巨著是由一个以上作者完成的,同样,一流的译文必须由一人完成,并只能带有一种个人风格的烙印。”他猛烈抨击了部分合作翻译的文学译著,指出其审校工作不到位^[3]。纽马克的观点代表了译界部分学者对合作翻译模式的以偏概全的认识。合作翻译模式中最基本的问题在于风格的“合一”,然而每位译者都可能具有各自的主体性。独立的主体性和合作翻译的一致性目标由此产生矛盾,如何调和这对矛盾,更好地实现译者主体性“合一”的终极目标,是亟待解决的一个难题。

本文要讨论的是英语小说 *A Trip to Florida for Health and Sport* 汉译的合作翻译模式,即由中国译者负责一稿,美国译者负责二稿,再由中国译者进行统稿工作。美国译者既是原著的合作编著者,又是译著的合作译者,兼任双重角色(见图1)。这种合作翻译模式在保留原著精神,彰显译者主体性方面表现出强大的功能,在文学翻译实践中值得借鉴。本文从译者主体性出发,研究合作翻译的可行性和局限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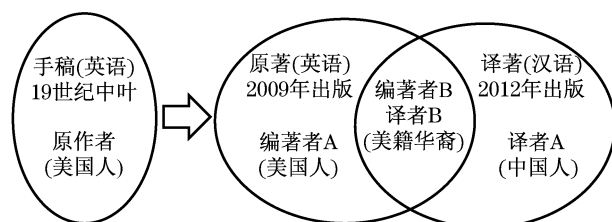


图1 原著译著—作者译者关系图

Fig.1 Manuscript and translation—author and translators relationship

一、合作译者主体性在译文出版市场的体现

翻译目的论创始人汉斯·弗米尔以文本目的为翻译过程的第一准则,发展了功能派的主要理论:目的论。作为一条总原则,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必须由译文预期目的或功能决定^[4]。对于合作译者来说,重要的是在译前针对不同类型的文本、不同的翻译目的,商讨采用相应的翻译策略,达成共识后,译中严格遵守,保证译文质量和风格的一致。

目的语读者对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了解往往停留在迪士尼乐园、沙滩与阳光,为了增添译著与原著之间历史和地理上的互文性,编著者特意在上海寻找合作译者与译著出版社,这也是译者主体性的重要体现之一。美国合作译者考虑到上海正在建造迪士尼乐园,与美国佛州著名的迪士尼乐园遥相呼应,决定在上海寻找中英语俱佳、并具有很强的跨文化转换意识的译者,而且选择将总部设在上海的出版社,利用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的影响力辐射到更广泛的潜在读者群。

本文讨论的整个翻译过程是合作译者商榷、妥协、调整的结果,出版社经过前期与合作译者沟通,检测试译稿水平,完全信任译者的翻译能力,赞同其采取的翻译策略。合作译者译前已经明确译著以出版市场为导向,并向出版社建议,以双语对照的形式出版这部译著,吸引英语学习者、文学爱好者、英语教师等更广大的读者群。原著是一部历史文化类小说,在美国文学史上具有一定的价值,译著虽不是流行小说,但对越来越开放的中国市场而言,仍有庞大的潜在读者群。合作译者在译前经过多次沟通,达成一致的翻译目标:译著既要又不失原著的异域特色,又要使目标读者群无需费太多力气就可以领略到佛州的人文情怀。

另外,译者主体性与出版市场的关系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标题;2)前言和后记。原著的标题是 *A Trip to Florida for Health and Sport*(《强体赏心佛罗里达之行》)。这本小说是赛勒斯·康迪特(Cyrus Condit)第一部,也是仅有的一部文学遗作。直到数年前,佛州的张文献教授发现了小说的手稿,他与莫瑞斯·奥沙利文教授合作编著,2009年小说得以在美国市场发行,并荣获美国佛州历史学会2010年度派曲克·D·史密斯出版奖。原著出版时,编著者撰写了前言和后记,为原文读者增加了阅读背景知识,包括“地名的解释”、“手稿出处”、“文学背景”、“人物性格”、“编辑由来”和“参考书目”,继而将小说标题扩充为 *A Trip to Florida for Health and Sport: The Lost 1855 Novel of Cyrus Parkhurst Condit*(《强体赏心佛州行:赛瑞斯·康迪特1855年遗著》)^[5]。进入中国市场时,为了让译文读者能够与小说产生共鸣,合作编著者和合作译者在互相尊重,充分协商的前提下,大胆地将译著标题改为 *A Winter in Sunshine*(《阳光灿烂的冬季》),以拉近读者与译著的心理距离,缩小时空差距。

此外,身兼译者与编著者双重身份的美国华裔

教授将前言、后记大幅删减,将两者合并为前言。大多数译文读者对当时的佛罗里达知之甚少,如果长篇累牍地介绍其文学背景、历史价值等,会适得其反——削弱译著读者欣赏小说的阅读兴趣。值得注意的是,原著的前言阐述了地名的来历和变迁,而中文版这一部分被完全删除。地名本身对于普通译文读者很难产生地理位置上的联想,详细介绍地名的来龙去脉很难为译文读者增加信息,反而使之阅读时产生畏难情绪。合作译者在修改前言与后记上,充分考虑出版市场读者的文学背景、阅读期待、地理知识等因素,一方面努力再现当时佛州的风土人情,另一方面使译文更加符合译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使他们花最小的力气,获得最大的文学享受。

二、合作译者主体性在小说文学价值方面的体现

2009年, *A Trip to Florida for Health and Sport: The Lost 1855 Novel of Cyrus Parkhurst Condit* (《强体赏心佛州行: 赛瑞斯·康迪特 1855 年遗著》) 在美国面世。作品详述了 19 世纪 50 年代早期圣约翰斯河流域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 记录了带有鲜明特征的佛罗里达风俗。小说讲述了一名 17 岁的纽约青少年乔治·莫顿来到美国最南部的佛罗里达州, 通过一冬的打猎探险游历, 展现了他的心路发展历程, 昭示了人与自然之依赖关系, 反映了美国建国初始早期移民筚路蓝缕的拓荒精神, 具有较高的历史及学术研究价值。该书可视为以马克·吐温为代表的美国南方及西部探险文学的滥觞或先驱之作。两位编著者与译者交换意见, 一致认为这部小说在文学上、历史上都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应该译成汉语, 进入中国出版市场, 与中国读者见面。

在小说《阳光灿烂的冬季》的文学价值上, 合作翻译模式下的译者主体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 合作翻译双方理解与尊重原著的文学价值, 这部小说发生在尚未成为旅游胜地之前 20 年的佛罗里达, 其主要学术价值在于表现了该地区当时水草丰美而危险重重的自然环境^[6], 可视为后来以马克·吐温为代表的美国探险文学的先驱之作。除此以外, 合作翻译双方又无时无刻不关心译者主体性, 不同主体间保持沟通、互动、妥协的螺旋循环上升状态, 直至译者主体性实现“合一”。文学作品翻译的自由度比科技翻译大得多, 但中国译者毕竟没有

亲身打猎、捕鱼等经历, 在翻译过程中, 往往以源语为导向, 受源语表层结构制约; 而美国译者对小说发生地的风土人情了如指掌, 能够更好地体会原著作者的精神。两位译者理解合作方自身的翻译条件和应该遵守的职业道德, 既尊重对方的翻译成果, 又保留修正、润色的权利。在此基础上, 为了淋漓尽致地再现小说的文学价值, 合作译者反复沟通、协商、验证, 使译者主体性真正在小说翻译中达成“合二为一”的目标。例如:

例 1 There were ridges of dry grass and ponds of water scattered about through it, and in the center was an island that was covered with a dense growth of trees. (第九章)

译文 A 草原里可以看到零星的干草堆和池塘, 中心位置是一个植被茂密的小岛。(中国译者)

译文 B 里面干草堆和池塘星罗棋布, 在它中间是一个树木茂密的小岛。(美国译者)

合作译者曾就 scattered about 的所指, 有过深入的讨论。美国译者在电子邮件中写道: “我曾去过佛州一处类似的地方, 那儿到处是草堆和池塘。根据此处的描述, 应该是他要穿过许多干草堆和池塘。”译文出现争议时, 中美两位译者始终平等地协商、沟通、糅合, 最终实现译者主体性的“合一”。

其次, 在整部文学作品的翻译过程中, 合作译者产生不同的见解是正常现象, 无需回避, 也无法回避。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 一是因为合作双方具有独立的译者主体性, 理解上会产生分歧; 二是因为原作者的创作态度比较随意, 可能会出现笔误, 合作译者对笔误的理解可能产生异议; 三是, 一二百年后, 原文语义发生变迁, 合作译者对语义变迁的理解可能有出入。例如:

例 2 Little negroes danced and hurrahed in the streets; the boarders in the hotels swarmed out on the piazzas; and a general excitement swept through the town. (第十一章)

原译 小黑奴在街上跳啊, 唱啊; 酒店的旅客一窝蜂地冲到广场上; 镇上到处是兴奋的场景。

改译 小黑孩在街上跳啊, 唱啊; 酒店的旅客一窝蜂地冲到广场上; 镇上到处是兴奋的场景。

原著作者康迪特对政治似乎漠不关心, 尽管当时美国南北形势日趋紧张——佛罗里达是在美国南北战争中第三个脱离联邦宣告独立的州^[6], 但整部小说几乎没有那场战争即将来临的任何暗示。经过多次深入地探讨, 合作译者一致认为, 黑奴在当时的

美国随处可见,人们并没有完全意识到奴隶制度的弊端;时至今日,奴隶制度早已离译文读者远去,既然原著无意抨击奴隶制度,译著也无需画蛇添足。去“奴”为“孩”,方能真正体现原著作者的创作意图,也更接近译文读者的阅读期待。

通过以上两例,笔者认为,为了保证译文的质量,充分彰显原著的风格,合作译者不存在主辅关系,而是平等协作的关系,双方本着尊重原著精神的宗旨,使小说的文学价值在译语中得到重生。

三、译者主体性在翻译策略方面的体现

在翻译过程中,中国译者每译完一章,美国译者立即进行审核,这种合作翻译模式不仅重视校审环节,而且非常注重译中的沟通,最大限度地保证了译文风格的“合一”。从阐释学的角度来看,对合作译者来说,如果要实现译文“合一”的目标,就必须对原文的阐释达成统一,并严格按照这种阐释方式来规范翻译行为。在文学翻译中若要保持风格的一致性,必须在译前做好大量准备工作,翻译过程中不断协调,统一对原文的认识、对译文风格的把握以及翻译策略的选择。

这部小说的两位译者在译前反复斟酌原文,理清原著的难点。小说第一章译完后,中美译者对翻译策略又展开了一次深入的讨论。美国译者指出,译著读上去要像生活在19世纪中叶高中生的口吻,不能学究气过重。在翻译过程中,应该始终记得,主人公乔治只接受了高中教育,他的舅舅也未进入高等学院求学,翻译过程中要特别重视人物的这些特点,并在译著中得以充分展现。另外,原著作者使用第一人称比较随意,但译文应符合目的语的使用规范,除了书信往来,避免滥用第一人称。这次讨论充分体现了合作译者主体性的“合一”,进一步奠定了译作的整体翻译策略。

每位译者有独立的主体性,具有不同的语言修养、文化涵养和语言风格,这给合作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的合作译者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这些差异源自译者的个人风格,包括语言习惯、思维方式、遣词用字等,以至句型模式和段落发展,不同译者的个人风格可能会在译著中不经意地流露出来。在翻译这部小说时,两位译者尽量保留原作风格,又考虑到中国读者对19世纪的佛罗里达知之甚少的现实,因此,翻译策略首选贴近原文的“异化法”,但文化背景相差甚远时,大胆采用“归化法”,向中国普通大

众介绍当时当地的带有异域色彩的文化、习俗等。比如,为了充分体现主人公乔治的人物特点,对话的翻译倾向于使用短句,使更加活泼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阳光灿烂的冬季》是最早描述佛罗里达的著作之一,塑造了一批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包括詹姆斯舅舅、杰克叔叔、亨特先生、戴维、哈斯廷斯先生等。人物形象的塑造得益于巧夺天工的人物语言,合作译者深谙这个道理,在翻译原著不同人物形象的语言时,格外谨慎。比如:

例3 “I will tell you,” said Uncle James. “I have sailed in side wheel steamers often but never in a propeller. And as they are coming into use so much, I wished to sail in one and judge for myself the comparative merits of each method of propulsion.” (第一章)^[6]

原译 “让我来告诉你,”詹姆斯舅舅说,“侧明轮船我乘过很多次,但从来没有乘过螺旋桨船。而螺旋桨船使用频率很高,我希望也能尝试一次,亲自比较两种方法的优劣。”

改译 “让我来告诉你,”詹姆斯舅舅说,“侧明轮船我乘过很多次,但从来没有乘过螺旋桨船。而螺旋桨船现在越来越多,我希望也能试一次,亲自比较哪种更好。”

“使用频率很高”、“比较两种方法的优劣”学术气过重,未能反映詹姆斯舅舅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物特征。第一章译完后,合作译者及时沟通,交换了意见,最终达成共识——小说中的人物语言应该浅显易懂。因此,合作译者调整了翻译策略,统一了译著的翻译风格,在发挥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使原著中的人物形象通过口语化的表达愈发活灵活现。

原著作者康迪特在小说中描写了周围的一些韦拉卡居民和农夫如何工作、社交、结婚、做礼拜、打猎和钓鱼^[6]。比如,为了塑造一位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农夫形象,原著作者很自然地使用了当地的俚语,发音也不符合标准英语的规范。

例4 Just as they turned around a point of land, Uncle Jack sang out, “Look dah. See de bar swimmin’ over de river.” They all looked and, sure enough, there was a bear about half a mile from them just starting to swim across the river. ^[6] (第五章)

原译 正当他们绕过陆地的一个岬角时,杰克叔叔大喊道,“快看啊!看熊游过河啦!”大家都看

到一只离他们大约半英里的熊正准备游过河。

改译 正当他们绕过陆地的一个岬角时,杰克叔叔大喊起来,“快看啊!看熊瞎子过河啦!”大家都看到离他们大约半英里开外的一只熊正要游过河。

原译对原文的理解没有偏差,但译文太过贴近原文。译者应该会使用三教九流的语言,文学翻译中的语言不以高雅与低俗来区分,而以是否符合人物形象为第一要义。猎熊是19世纪中期圣约翰斯流域普通大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常出现在人物对话中。以前翻译界处理方言的通行做法是,用译入语方言代替原语方言。但这是一种危险的做法,有时会使译文读者一头雾水,甚至会造成误会。合作译者协商后,一致认为可行的做法是用俗语,甚至粗俗语来传译原文中的俚语。熊的视力很差,中国老百姓称为“熊瞎子”。夏季,熊喜欢呆在水里,游泳技术不错,可以横渡1.5公里宽的河流。译文“快看啊!看熊瞎子过河啦!”生动地再现了人们看到野熊过河时兴奋的样子,这样的语言符合普通大众的表达习惯。由此,合作译者达成“以俗译俗”的共识,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由于字数限制,不再赘述。

在文学翻译中,合作译者可以采用倾向于源语文本的翻译策略,即“异化法”,以规范各译者的翻译行为,统一译文风格,最大限度地使译文读者领略异域文化,但还要适时灵活地采用倾向于译语的表达方式,即“归化法”,以保证译著的流畅优美,给译文读者带去文学美的阅读享受。译者不但要具备娴熟的驾驭双语的能力,理解文本的字面含义,还要正确理解文本背后隐藏的作者的主观世界,重建作者在创作文本时的原初世界和生活形式^[7]。这部小说的合作译者主要从读者可接受性的角度出发,采用“异化”翻译策略,以传播美国佛州19世纪中叶的人文历史,辅以“归化”翻译策略,缩小译文读者与原著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巨大差距,更好地满足目

标读者对翻译文学的审美期待。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译者独立的主体性与合作翻译的一致性目标并非不可调和,只要合作翻译各方在译前、译中、译后不断地进行沟通、互动、妥协、糅合,最终可以达成译著“合一”的终极目标。笔者认为,在机器翻译或机器辅助翻译尚不能很好地解决文学翻译的情况下,采用以译入语为工作语言(中文)和译出语为工作语言(英文)的译者合作翻译文学作品不仅可以保证翻译的速度,而且能够妥善处理不同译者在译著语言的各个层面可能出现的主体性差异。这种合作翻译模式建立在合作方双语俱佳,具有强烈的跨文化意识,具备合作意识的前提下,不存在主辅关系,而是互相信任,互为依存。对于文学翻译而言,这种高效的翻译模式应该借鉴、应用。

参考文献:

- [1] 谢天振. 译介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 [2] 许钧. 翻译论[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
- [3] Newmark P.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4] Nord C. 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 [5] O'Sullivan M, Zhang W X. A Trip to Florida for Health and Sport: The Lost 1855 Novel of Cyrus Parkhurst Condit [M]. Cocoa: Florida Historical Society Press, 2009.
- [6] 禹一奇, 张文献. 阳光灿烂的冬季[M].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2.
- [7] 王彦华. 诠释学视角中翻译标准的变迁[J]. 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34(1): 24-28.